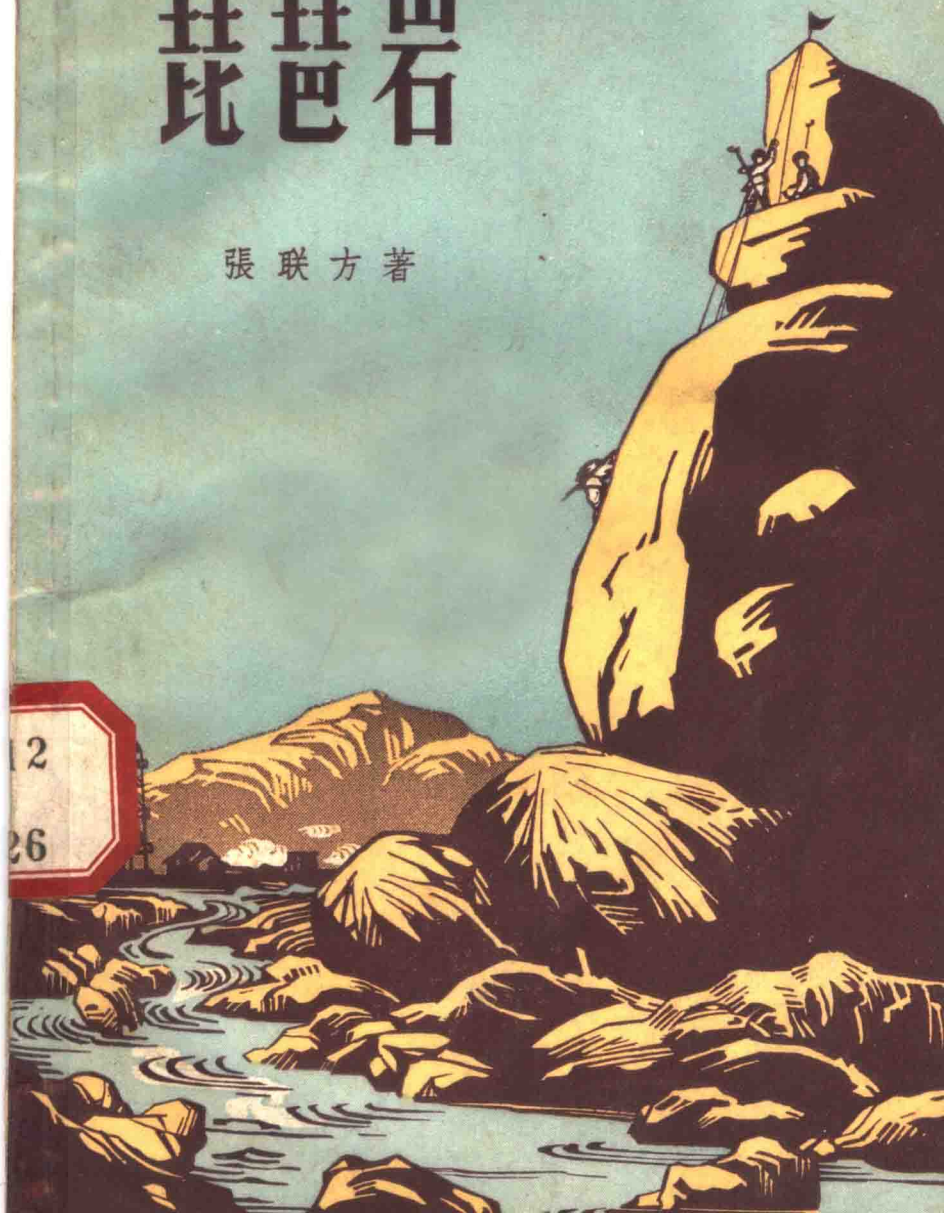


山石琵琶比

張聯方著



琵琶岩

張聯方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散文十篇。其中大部分作品是描述西南地區鐵路建設的工程和鐵路工人們的辛勤勞動的。另外，一部分作品，是以人民航空事業和農村新氣象為題材的。十篇散文，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嶄新面貌。

— 琵琶 岩

張 聯 方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號

上海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 號 024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1/8 字數 53,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八) 0.26元

目 次

过渡.....	1
沙.....	15
青春的胜利.....	27
找桩.....	37
破关先锋.....	43
“自来水经理”.....	51
琵琶岩.....	56
不平凡的飞行.....	71
康藏高原上的空投员.....	83
土地过河.....	91

过 渡

我以記者的身份，参加了桐梓发电所的送电典礼。

会談給人过度的兴奋，一时很难平复。典禮結束了，人群挤挤攘攘地从礼堂往外走。我身不自主地、被激蕩的人流推送到院壩里。挺起胸膛来，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精神更加抖擞。本想馬上跑回住处，猛不防，一只粗大的手，从后边把我抓住。回头一看，我笑了，原来是位老朋友。他曾經預先約我，中午要到所长家里去吃“油大”①。我忘了，他張口就責备我：

“你呀，真是貴人多忘事。会一散，就想溜走啦！”

他是一位頂有趣的人物。就是他，在典禮大会上受到了党委的表揚。为了运输那些能发热会放光的龐大怪物，他的确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他，崔兆祥，隧道工程处的运输科长。天生一副罗汉相，在同志們面前，臉上成天挂着笑容，哪类性格的人，都爱和他接近。

現在，他又笑嘻嘻的責怪我失約了。我只得假借个理由，来替自己分辯。

“老兄，所长很忙，我們去打搅他合不合适？”

“你这个人，可真有点……”有点什么，他不好意思說出来，用了个怪相来代替，狠狠地拍了我一巴掌，“多什么心，走！”

我們剛跨进所长住的大門，老崔就吼叫起来。

“大嫂，大嫂，”他向所长的爱人粗声大气地叫着，“提溜来了！”

“什么提溜来了？”所长的爱人用围裙揩着手，从屋里探出头来問。

“什么？酒罈子么！”老崔向那中年妇女指了指我。

她笑了，我也笑了，三个人都笑了。

不一会，所长也兴冲冲地回来了。

酒足飯飽。我用火柴剔着牙齿，老崔打着隔，胡乱辞別了主人，到街上找茶館吃茶。

“来两杯涪潭的上色花茶！”我們走进一个小茶館，剛找两个空位子坐下来，老崔就叫着要茶。我在无意間，举目看了看他那兴奋的表情。他觉察出来我在看他，于是爽朗地笑了起来。“你曉得，老弟，今天我有多么兴奋！”他用手搔着头皮，表示出他的兴奋是无法形容的。

“那——当然！”我接嘴說，“你的心血沒白費，大功告成啦！隧道工地上的光明，有你的一份。”

① 四川方言，形容好吃的菜。

“咳，你又开起黄腔啦！给你们这号人说话，可真不容易。这倒象我向你夸功了，是不是？”

“事实在那里摆着的么，夸一夸也未必会有人说你吹牛！”

这次老崔没有和我争，反而默默地沉思起来。

一架挂钟，在用白灰粉饰过的墙上，嘀嗒嘀嗒地走着，表示时间正在不停留地前进。

老崔不说话，我也故意不开腔，只是喝茶抽香烟。我晓得老崔的脾气，在这样的场合下，他不会不打开话匣子的。我耐心的等着他来补充我写报导的材料。

当真，又停了一会，老崔果然开腔了。他先问我：“老弟，你可晓得今天讲话的那个人是谁么？”我摇摇头。

“真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你这个新闻记者的耳目太不灵通了！”

“怎么，他是谁？”

“谁？连郭森你都不晓得！”

“啊！”我惊叫了一声，“他，就是郭森！”

于是老崔的话匣子打开了，口若悬河的讲述起来。

“新闻记者老弟，不是我有意夸赞哪个。在川黔公路上，搬运那样大的机器，还是自古到今第一次，不是遇见郭森那样的拖车司机，可真难令人想象。”

郭森的名字我很熟悉，不止一次地听人谈到他，就在今

天的典禮會上，同時受表揚的，也就有他。不過，名字和人我是對不起來的。聽老崔這麼一提，我對他的事蹟更感興趣了。

“本來么，”老崔吐了一口煙，繼續說，“到重慶去搬運發電機的人，也是臨時湊的。在我，也是個臨時差使。按理是機械科長的事情，但他不得閒，我就自告奮勇，擔當了搬運的責任。那時候，婁山關和涼風垭隧道，都要相繼開工，用電的日期，一天比一天迫近。機器已經由火車運到了重慶，但不搬到工地上，還不是白瞪眼。

“你曉得，老弟。從重慶到這裡，要用輪渡過長江，然後又是這條河，那匹山，想想也就夠人頭痛的了。

“我這個人，你曉得。平時嘻嘻哈哈，遇事我就認起真來。當時我就向處領導表示：別的我沒意見，可得叫我挑個拖車司機。領導上支持我的意見，叫我在運輸隊中隨便挑選。我就選中了郭森等幾個人，開着拖車到重慶去運機器。其餘的搬運工，也都是挑選出來的，是修配所比較棒的小伙子，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的確是一幫滿不錯的人馬。有了這一伙人，老弟，說句真心話，完成這次的任務，我就更有信心啦。

“一路上，我們說說笑笑，連夜兼程往重慶趕。比原先預計的時間，提前五六十個鐘頭到達了重慶。

“跟部隊行軍一樣，一到地方，我就找了個旅館，把大家安插下來休息。我擦了一把臉，抖落滿身的塵土，連開水都

沒顧得上喝，就挾起公文包，坐上小車子，到貨站上去办提貨的手續。为了节省時間，郭森也坐在車上，打算办好手續后，順便到九龙坡渡口那里，先了解一下过渡的情况，爭取時間，提前过渡。

“車子在平坦、寬闊的馬路上奔馳。郭森坐在我的背后，不时地把头探过来，湊在我的耳朵边贊叹重庆的变化，弄得我連个思考的時間都沒有。他一会說，‘科长，你看这座楼。’一会又說，‘科长，你看那里的烟囱。’他搓手蹬脚的隔着車窗玻璃，向我不停地指指划划。

“提貨的手續很簡單。我們下了車，不多一会，就办妥当了。車子一拐头，又往九龙坡渡口上跑去。

“我們三个人，站在渡口上。混浊的长江水，翻騰着浪花，咆哮着向我們示威。航船也好，渡船也好，和大江比起来，全都小得可怜。我回头看看郭森，郭森也在那里琢磨。他搔脑壳了。真的，老弟，机器的体积是那样大，分量又是那样重，从那里过渡，可真有点玄虛。

“面对着无情的江水，和那忙碌的摆渡船，察看了一会，我向郭森說，‘老郭，你在这里等我一会，我到渡口管理站，探听探听风声。’郭森說，‘对，科长你去吧。必要时把全国第一条大隧道的牌子擦出来。你相信么，科长，保証会省許多口舌。’我点点头，車轉身走了。

“果然不錯，渡口上对我很客气。那位飽經世故，臉皮被江风吹成紫銅色，象个水手出身的負責人，拿烟倒水地招

待我。連声称贊我們的工程偉大，愿竭全力協助。

“糟糕，我把機器的體積、噸數向他一說，他立刻皺起眉頭，干砸嘴，半天不開腔。我呢，跟逼命的一樣，不歇氣地用眼睛去瞷他。他又琢磨了好久，才慢條斯理地說，‘同志，超重太大了。凭我們這塊荷葉，難包那樣大的粽子呀。這這這真是心有余，而力……’無論如何，他對咱还是很熱情的。他打電話向上級請示，找水手們商量，忙碌了半天，最後才勉強答應我們，先上一部比較小的機器，渡一船看看。

“得了他這句話，老弟，你曉得我心頭有多么快樂。把過渡時可能發生的危險，全給忘了。一出來，拉住郭森，上車就叫司機開足馬力，回旅館去。

“我們的人馬頂棒，行動迅速，沒花費好長時間，准备工作就緒啦。臨出動以前，我向大家說，‘小伙子們，鼓起勇氣，拿出辦法，把發電機運過江去！’我的話剛一落音，象一群小老虎一樣，轟隆一聲，就動起手來，把機器裝上拖車，直向九龍坡渡口開去。

“你曉得，老弟。就那一部小傢伙，開上拖船，可真驚險呀！船面壓的和水面平，浪花直往船上竄。船呢，象打擺子一樣，全身打抖。不消說我啦，連水手們的臉都吓白了。

“好歹渡到對岸，沒出危險。然而，拖車的輪子太多，船上的桩桩槓槓障礙着它，下不了船。結果只得把船鋸了好幾個地方，拖車才上岸了。

“問題來啦。渡口上的人，光向我們說好話，賠不是，但

再也不讓我們過渡了。”

“那怎麼辦呢？”我插嘴問了一句。

“怎麼辦！活人不能被尿憋死。轉移地點么，和海棠溪渡口打麻絞去。再大的困難，也得想辦法過渡。”老崔喝口茶，潤潤嗓子，繼續擺談下去。

“哪曉得人家的消息很靈通。原來我還沒去海棠溪汽車渡口和他們交涉，他們已經聽說我們在九龍坡過渡的事情了。我跑了滿頭大汗，去到那里，找着渡口負責人，剛一開口說明來意，人家就笑了。老弟，說句真心話，我從來沒有听过那樣使我失望的笑聲。我反轉一想，正在節骨眼上，可不敢失望呀，必須要盡力爭取，否則，過渡的事情会更糟糕。

“好吧，既然他們曉得了，咱就干脆打開窗子說亮話。困難也不少，危險也存在，但無論如何，我們的機器要過渡。

“海棠溪渡口的負責人，也和九龍坡的一樣，仍然對我們很客氣。他建議我打電報回去請示上級，耐心地住下來等一等，看領導上有沒有比較安全的辦法。

“當然，請示一下，也是必要的。要曉得，運回機器，是領導上托付給我的任務呀。那麼遠的路程，叫處長親自跑來給我們解決問題，那算啥話。干部不起干部的作用，還要干部干啥。

“他有千條計，我有老主意。死咬住一句話，非讓我們過渡不可。不允許，我就抓緊他不放鬆，不厭其煩的和他說

西講東。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过渡。

“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老在后边說，‘同志，你考虑考虑！同志，你考虑考虑！’

“我們站在江灘上，虽然彼此都是面帶笑容，却展开了一场相当激烈的舌战。他把勉强过渡可能发生的危險，用些水上生活的內行話，头头是道地摆出来一大摊子，似乎証明要从他們的渡船上过渡，根本不可能。我呢，也把娄山关和凉风垭两条大隧道急需用电的情况，竭力強調給他听。你别笑，真的，老弟。我把平生能說的話，都一兜子提溜出来了，連点渣渣屑屑都沒有保留。

“我和那位大个子渡口負責人，正在爭执不下，忽然听见背后响起一阵怪里怪气的喇叭声。我們同时扭过头去一看，乖乖，可真見鬼。誰也沒有想到，郭森把运载机器的拖車开来啦。我倆不約而同地揮手向他阻止，已經来不及了。一个龐然大物，三搖两摆地逼近了江边。机器上用粉笔写了几个大字，‘运往川黔铁路，凉风垭隧道工地。’

“郭森坐在司机台上，粗大的两只手，把着方向盘，威风凜凜地瞪着两眼，象个怒目金剛一样，哪个向他打手势，他也不理睬，装聾卖哑地一直把拖車开抵碼頭，停在上船的地方。然后他翻身跳下来，大模大样地吆喝着要上船过渡。

“糟糕，这一下可不得了啦。拖車卡在那里，上不了船，也退不回去，把路給堵死了。一辆接一辆的大小汽車，不一会，在江灘上就停了一大串。司机和乘客，都跳下車来大吵

大嚷。不一会，交通警察也跑来了。大家集中火力，指責我們不遵守交通規則。最初是一面倒，火力都朝向我和郭森两个人。后来，大家一見机器上写的粉笔字，风头便有点轉了。慢慢地开始替我們向渡口和警察講起情来，攛掇着叫把我們的机器渡过去。渡口上死活不允許，事情又弄成了僵局。

“这时候，我真有点生郭森的气，瞪了他一眼，哪曉得他还偷偷地暗自发笑呢。我立刻体会到，他这也是一条計呀。不过，这条計用得也太冒失了。

“为了完成这条計，光蹲在江滩上是不行的。我急中生智，想出一个主意，赶快坐上小車子，叫司机馬上开到市委去。”

听到这里，我看了看老崔。他馬上接口說：

“老弟，不去找市委書記，怎么能下得了台呢！”

“車子停到市委門口，我开了車門，象皮球一样滚了出来。擦把汗，就向傳達說，‘我要見市委書記。’傳達見我慌慌張張的样子，有点莫名其妙。正想問个明白，沒等他开腔，我就開門見山地說：‘我是鐵道部隧道公司的崔科长，’話一說出口，又有点后悔。多愚蠢呀，在首长的大門口，还要夸官哩。

“幸好傳達同志也是个痛快人，沒多費口舌，就进去替我傳達了。

“几分鐘后，市委書記接見了我。我也顧不得講什么客套，反正我也不認識那位書記同志，就一口气把事情經過叙

說了一遍，要求他給我們拿個主意。

“我在說話中間，嘴巴角角上冒着白沫。書記同志見了，親手遞給我一杯開水。我接過來一飲而盡。口不渴、舌不干，說話也比較有了倫次。

“市委書記聽了我的話，沉思了一會兒，然後把手一揚，向我說，‘同志，你先回到渡口上去，不要和他們爭吵，我和有關部門研究一下，馬上從電話上通知你們。’我看首長對這件事情挺認真，也沒有啥話可說了，就慌忙出來。一上車，才想起來會客單沒有交還傳達同志。再下來吧，又怕耽擱時間，索性叫司機開車走啦。害得傳達在後邊很吆喝了一陣，我也沒有去管他。”

開水已經沖過無數道了。茶碗里浸得發脹的茶葉，完全失去了香味，再也泡不出一點淡黃的顏色來。但老崔捧起來，噙噙咚咚地只管喝。我有点忍耐不住地催促他，“不喝了吧，這不是市委書記遞給你的那杯白開水呀！老兄，我還等着聽過渡哩！”他逗趣地眯起兩眼，笑了。

“老弟，這種場面你沒看見，真可惜。江灘上跟擺了几个汽車大隊開展覽會的一樣。江左江右，擺了两条汽車長龍，只見頭，不見尾。

“我一到渡口，下了汽車，一大群人都圍攏上來，嚷嚷着問這問那。還好，我听听大家的口气，都有点为过渡着急，并没有一个人来責怪我。我嘴巴里沒說心頭想，‘感謝涼風埡

隧道的名声，我們沾了它的光；要不，可就糟了。’

“我擠開人群，鼓足勇氣，爬上我們載運機器的大拖車，站在上邊，手一揮，請大家安靜下來。我說話啦，‘同志，都耐心一點，市委書記很快就打電話來解決過渡的事情。’他們一聽，反而噁噁起來，似乎有點不相信，連那兩位交通警察都有點惊奇。我忽然想起我衣袋里裝的會客單，就隨手掏出來遞給交通警察，‘同志，你看，是不是，我剛才會見了市委書記。’他接過去一看，可笑了。我的臉馬上紅啦。我曉得他那笑聲里的寓意，一方面他覺得市委書記真的出面了，事情很快就有了着落。另一面他笑我荒唐，怎麼會把會客單也給人家帶了來。不管怎樣，經過他一看，大家都信實了。我和郭森兩個人的團也解了。只是每人都在焦急的等待。

“可能是大伙都想借談話來排除內心的急躁情緒吧，三三兩兩地紛紛談起閑話來。有的問，‘涼風埡在哪裡，哪個涼風埡？’有的說在桐梓那邊，有的說在桐梓這邊。又有人問，‘聽說在亞洲都算拔尖的大隧道，這話可真？’‘可不，全長八、九里，就在七十二道拐的下邊。’我越聽，心中越高興，深深体会到我們進行的工作是那麼偉大，多少人都為它操心呀！

“等了老半天，不見電話來。急着過渡的汽車司機們又都嚷嚷起來。于是我又慌了手脚，恐怕市委書記的事情多，把這件事情給忘掉了。正在焦急，扭頭看見几輛新型的小

轎車，鳴着汽笛，开了下来。弄得我急上加急，汗水跟瓢潑地一样往下澆。我以为是哪里的首长，因要事过江了。車子一停，下来几个人。我正准备好受責斥，不敢去看他們。想不到，下車的人正向我走来，我只得盯着看他們的来头，好去招架。哪曉得領头的一个，正是和我談过話的那位市委書記。他把胳膊抬得很低，而且很随便，輕輕地向我招招手（有意不讓我受任何的拘束），和藹可亲地說，‘来，同我們一块去，和他們商量商量！’

“就在江边，那湿漉漉的沙土地上，大家把問題摊开，各抒己見，你一句我一句地討論起来。渡口上強調科学不能乱来，困难无法解决。末了，市委書記笑了笑，富有风味地說，‘科学应该尊重，但不要忘记，它是为人民服务的。’随着話的出口，他又看看大家的表情，才接下去說，‘至于困难，只要留意，肯想办法，是可以克服的。啥事沒有困难。吃飯不留意，沙子会打牙。你們說是么？’他把跟他一块来的部长們都說笑了。‘这是国家建設逼着我們去創造性的克服困難么，不冒一点險有啥办法！’

“看起来，渡口負責人的勇气，被这一番話激出来啦！但还多少有点犹豫。市委書記看透了他的心意，手一揚，很果斷地說，‘过吧，我作主，大伙都負点責任！’于是跟市委書記一路来的部长們，又一攬掇，过渡的事情就算决定了。明明曉得是冒險，心里还充满着胜利的希望。

“拖車临上船以前，我向郭森說，‘老郭，可穩着来，千万

別冒失！’他滿懷信心地回答我，‘科長，你放心吧，有把握！’

“渡口上鬧哄哄的，所有的汽車司機、過渡的客人，都擁到江邊上，看的看，幫忙的幫忙。市委書記帶着部長們，站在踏板一邊，作過渡的總指揮。

“拖車要上船了。真是前後有人引路，左右有人喝道。郭森光着上身，兩隻腿杆粗的胳膊，一雙大手，抓緊方向盤，鳴着汽笛，把拖車開上船去。只听轟隆一聲，江水四下分開，拖船陷進水里。它觸在暗礁上，剎那間，船又漂浮上來。機器象四巨象，站在渡船上顫動。

“渡船正要開動，忽然又停了下來。一個水手語不成聲地說，‘船底碰壞了；漏水啦！’人們一窩蜂地跳下倉去，看漏水的地方。縫不大，要塞縫，沒有東西。我沒加思索，就把身上穿的府綢衬衣撕下來，擦給他們。還不夠，郭森從拖車司機台上，拉下自己的衣服，也丟下船倉里去。水手們費了好大工夫，才把船底的裂縫填塞住了。

“這時候，有人建議把機器卸下來，不敢勉強過渡。但市委書記問明了情況後，喝令馬上開船。他的決心那樣大，哪個還敢駁辯。於是船向對岸開過去。

“攏岸了。大伙都揩了一把汗水，長出了一口氣。過渡的事情快完了，只等郭森把拖車開到岸上去。

“臨到最後五分鐘，問題又來了。拖車一動，船身扭擺了一下，前邊的前排輪子，在船旁上懸空啦。我喊叫，水手們也跟着喊叫，雷霆一樣的聲音，命令郭森停車。哪曉得他